



邓小平的故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石仲泉 陈登才 主 编
冯世平 沈丹英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的故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石仲泉 陈登才 主 编
冯世平 沈丹英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的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9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5)

ISBN 978-7-5098-0793-4

I. ①邓… II. ①石… ②陈…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679 号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90千字

印 张: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793-4

定 价:10.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82517687

目录 CONTENTS

富有正义感的童年	1
“博士”的雅号	8
百色、龙州起义崭露锋芒	15
智歼熊镐	21
巧建抗战游击支队	26
《中国的双星》	33
刘邓情深	36
独当一面战陇海	44
大别山中的故事	50

运筹帷幄南京城	58
一条铁路人心见	62
“仗打完了吗”	68
民族问题的小学生	74
重任在肩	79
针锋相对	83
叩响美国之门	95
一封出人意料的信	109
绵里藏针	112
百万大裁军	119
打开窗口	131
“一个失误”	142
姓“社”姓“资”	151

富有正义感的童年

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有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1904年8月22日，一个婴儿在这个院落中呱呱坠地。这个孩子就是邓小平。

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父亲邓绍昌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进全县惟一的高小，15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受父母良好家风的影响，邓小平从小就待人友善，乐于助人。



■ 邓家老院子。邓小平出生在这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北山小学堂上学的时候，邓小平不仅自己刻苦用功，而且常常帮助那些家境不好、学习有困难的同学。

当年班上有位叫胡德银的同学与邓小平同桌。由于家境贫寒，胡德银时常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功课，描红习字总也写不好。他是多么羡慕和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得到那红圈圈的嘉奖啊！可是无论他多着急，习字总不见起色。

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帮助胡德银学习，俨然是一个小先生，耐心细致地帮助胡德银掌握习字的要领，手把手地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为他示范。日积月累，胡德银的习字终于有了进步。他的习字本上，“××”渐渐少了，红圈圈渐渐多了。当老师和同学们得悉其中的缘由时，都不禁对邓小平投来赞许的目光。

一天放学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吱吱喳喳走在一起，惟独一个平日十分活跃的同学耷拉着脑袋在一旁悄然落泪，大家纷纷围上前去询问究竟。原来，这位同学的妹妹几天前得了重病，至今高烧不退，危在旦夕。他家本来就穷，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妹妹治病。邓小平听后，一路默默地盘算着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邓小平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当他看见那位同学时，就赶忙迎上前去，悄悄地将5块银圆塞到了那位同学的手中。望着这5块白花花的大洋，那位同学噙着眼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 邓小平1909—1910年就读的私塾旧址。

没过几天，父亲发现丢了钱，顿时火冒三丈。5块银圆不算小数目，在当时能买好几百斤谷子，何况这在邓家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学好。父亲二话没说，厉声将所有孩子统统叫到跟前进行查问。没想到，主动站出来承认的竟是他一向格外器重的大儿子，这使他感到十分生气和失望。盛怒之下，父亲操起一根竹鞭，狠狠地抽打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默默地忍受这场预料中的惩罚，眼泪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掉了下来。

怒气平息下来的父亲，不免怀疑自己是否打错了人。他对这个儿子是最了解不过的。邓小平从小就很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后总是帮母亲干这干那，深得父母的疼爱。平时偶尔给一点零花钱，他也总舍不得花，就连雨天让他带去店铺中搭伙的那点米和铜板，他也常常原封不动地带回家里。这样一个深得乡邻嘉许的孩子，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

晚上，他将儿子找来询问其中究竟。当他得知这些钱是儿子拿去给同学的妹妹治病时，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他一把将邓小平搂在怀里，疼爱地抚摸着儿子身上肿起的道道鞭痕。邓小平的家境尽管也不怎么宽裕，但父亲为人历来讲究义气，经常参加社会上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曾在地方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辛亥起义的哥老会中做过“掌旗大爷”，在当地小有名望。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免为自己白天的冲动感到后悔。他问儿子：“在挨打时为什么不申辩一



■ 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旧址。1915—1918年，邓小平在这里上高小。

下呢？”邓小平仰起脑袋认真地回答说：“未经父亲同意就擅自拿钱总是不对，父亲的责打是完全应该的。”听到这里，父亲心里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感到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从此，父亲对邓小平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无论家境如何变化，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供儿子一级一级地求学，直至将爱子送到万里之外的法兰西。

“博士”的雅号

1922年的夏天，邓小平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时他还在蒙达尼哈金森工厂打工，他是和蔡畅等人由蒙达尼专程到巴黎参加入团宣誓的。在入团仪式上，他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这一天拉开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辉煌革命生涯的序幕。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涯中，邓小平虽然自始至终没能进过几天正规学校，却获得了一个“博士”的雅号。

那是在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了她的理论刊物《少年》，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版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

畢業證書

學生王華傑係四川省人現年二十歲在本校
科修業期滿考查成績及格准
予畢業此證

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校長董憲章

中華



五月廿七日

■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证书。

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在刊物里担任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和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的蜡版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一年半后《少年》改名为《赤光》。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对大家说：“《少年》是一个较为偏重理论的刊物，在过去的十几期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把《少年》改名为《赤光》，这不只是刊物名称的改变，而是要使这个刊物更好地为我们的工作服务，充分地发挥其宣传工具的作用。”

周恩来亲自负责编辑、发行和承担主要撰稿人的重任。李富春继续负责发行，邓小平和李大章刻蜡版。用什么样的封面呢？邓小平看着《少年》刊物的封面，



邓小平赴法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船。

思考着。忽然，他眼睛一亮，说：“我们的刊物《赤光》是由《少年》改名而来的，《赤光》的封面，应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唔，这个少年应是赤身裸体，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日，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

“说得好！”

邓小平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赞许。

周恩来最后拍板：“就这样。”

1924年2月1日，《少年》正式改名为《赤光》，并出版了首期刊物。

经过一年多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还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以“希贤”为名发表就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等。文如其人，就像《赤光》封面那个手持号角、高擎红旗、正欲跃起的少年一样，邓小平这些文章写得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在一篇揭露青年党人的文章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他们却歌舞于花都”，他们十月十日所主持的所谓“国庆纪念会”，只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的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